

秦岭有生灵

叶广芩 梁启慧 著

睡到下半夜，林中风起，初新历以萧飒，忽奔腾而澎湃，如激涛裂帛，风雨骤至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后窗外面开始闹腾，咕咚咕咚，不知来了什么物件。后头没有围墙，窗外直通山林，一片荒草老树，面目模不清爽。我不敢起来，也不敢趴窗户看，吓得贴墙坐着。房间里，是四张木板床，我睡在最里头一张，头顶着墙，也就是说我和窗户外头的不明物体简单地隔了一层砖。对方在外头吭哧吭哧地喘息，呜呜呜呜地不断用身体撞击墙壁，能感觉到它还在墙上喇喇地蹭痒痒。凭声音判断，这应该是个庞然大物。我想到了熊。

第三輯 紀念評述

秦嶺有生靈 葉廣苓 梁啟慧 著
ISBN 7-224-03417-4
定價：18.00元

ISBN 7-224-03417-4

中國版本館(CIP)數據 2004.12

秦嶺有生靈

葉廣苓 梁啟慧 著

第三輯 紀念評述

葉廣苓 梁啟慧 著
ISBN 7-224-03417-4
定價：18.00元

ISBN 7-224-03417-4

ISBN 7-224-03417-4
定價：18.00元

陝西出版傳媒集團 陝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秦岭有生灵 / 叶广芩, 梁启慧著. — 西安: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450-3187-4

I. ①秦… II. ①叶… ②梁… III. ①秦岭—概况
IV. ①K928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0734号

秦岭有生灵

著 者: 叶广芩 梁启慧

出 版 人: 黄平利

出 品 人: 魏红建

责任编辑: 李崇君 张晟洁

图片摄影: 梁启慧

策 划: 叶广芩工作室

装帧设计: 宋群

设计助理: 耿楠楠

出版发行: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地 址: 西安市丈八五路58号

邮 编: 710077

网 址: <http://www.snepublish.com>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西安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18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0-3187-4

定 价: 60.00元



叶广苓

北京市人，满族。于1995年调入西安市文联创作研究室，从事专业创作。2000年开始到周至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，关注生态与动物保护，长期蹲点于秦岭腹地的厚畛子镇老县城村。现为国家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主要作品及获奖情况：长篇小说《采桑子》《全家福》《青木川》等，生态随笔集《老县城》《秦岭无闲草》《秦岭有生灵》。长篇纪实《没有日记的罗敷河》获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“骏马奖”；中篇小说《梦也何曾到谢桥》获第二届“鲁迅文学奖”、北京市建国50年优秀中篇小说奖；中篇小说《豆汁记》获2009年北京文学奖；长篇小说《青木川》获鄂尔多斯、《中国作家》优秀长篇小说奖、陕西“五个一”文学奖，并改编为电视剧《一代枭雄》。



梁启慧

现年56岁，高级工程师。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，主要从事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生态学和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的研究，酷爱生态摄影，发表论文十余篇，发表科普文章五十余篇，发表生态图片三百余幅，2002年被国家林业局聘请为自然保护区管理与环境教育咨询专家，2003年被世界自然基金会聘请为大熊猫秦岭项目咨询专家，2010年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“斯巴鲁生态保护奖”。

1	秦岭依旧，我们却渐渐老去
6	人神共处三官庙
9	十七个鸡蛋做了一锅汤
16	懵里懵懂到了佛坪
17	什么是猛兽意识？
20	寻找大熊猫
24	老张与四只熊猫的友谊
30	追踪大熊猫七十二小时
35	我看到了熊猫黄黄的大屁股
40	竹林开花了
45	秦岭的孩子
51	大熊猫被逼到了角落
57	大熊猫进城串门
62	棕色大熊猫的故事

- 67 曾周之死
- 70 他还年轻，太年轻……
- 72 大熊猫恋爱了
- 79 逃之夭夭的大熊猫
- 84 赶熊猫
- 88 我的 Aki
- 99 天敌存在的意义
- 105 寻找秦岭野人
- 116 光头山上的羚牛世界
- 124 羚牛伤人事件
- 126 遇见金丝猴
- 134 袅袅啼虚壁，萧萧挂冷枝
- 138 朱鹮最后的桃花源
- 141 神俊最数海东青
- 146 我领教了金雕的厉害
- 148 豺没了，麝也没了
- 153 好奇害死牛
- 157 秦岭蛇迹

- 163 “害兽”竹鼠？
- 167 读懂动物的眼睛
- 170 飞虎护金钗
- 174 “耗子屎”也是药
- 176 与血雉相遇
- 183 小鹿未必温柔，小鸟未必善良
- 186 秦岭里的凤凰——红腹锦鸡
- 189 野禽喧曙色，山树动秋声
- 191 谋杀者杜鹃
- 194 乌合之众
- 202 娃娃鱼在小溪里唱歌
- 205 我们得尊重动物，像尊重自己一样
- 210 中华虎凤蝶的生命旅程
- 214 我与张良庙黑蝴蝶的缘分
- 216 西河女鬼
- 218 老县城保护站
- 224 人兽相安？人兽相犯？
- 234 秦岭最后的虎啸

秦岭依旧，我们却渐渐老去

叶广芩

我和梁启慧走在铺满落叶的山道上，已是深秋，身前身后的山林五彩缤纷，层林尽染，阳光从已变得稀疏的枝间洒落下来，斑驳的色彩和移动的光影充盈着梦幻的色调，演绎得无比完美，让人觉得不真实。空气清新纯净，听不见水响，也难觅风声，山谷里静如亘古，只有我们脚下的树叶，在踩踏下发出噗噗的声响。这是秦岭岳坝乡北端一条叫做大城壕的山谷，山大林深，常有野兽出没。当年沿着河谷曾有过几户人家，2002年一场大水，连人带房全部冲走，不见了踪影。

再无人在此安家。

一切归于沉寂。

忽有小风吹来，人没有感觉，满山坡的秋菊却在点头摇曳。

我和梁启慧这样沉默地行走，于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。梁启慧性格内向，行为内敛，嘴上话少，却是个思路清晰、活跃的人。在这纯净的山水间，言语是多余的，环境制造了心情，清风过滤了语言。一只沿着树枝爬上爬下的松鼠，最终端坐在石头上，鼓着填满坚果的腮帮子，抱着一个大橡子，转动着晶亮的眼睛，等待着我们走过。我朝它挥挥手，它高兴得蹦了个高，消失在叶的深处。走过涧水乱石的时候，我歪斜了一下，梁启慧回身拽了我一把，这使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年龄。面对一棵叶色深黄的青桐树，我说，小梁，我上月刚过完生日，六十五了。

梁启慧说，我五十五了。

说完，彼此都感到惊异。

初次在秦岭相见，我三十五，他二十五。

仿佛是昨天。

月升月沉，花开花落，岁月并没有饶过我们，三十年过去，山林依旧，山风依旧，山里的生灵依旧，我们却渐渐老去。鬓间的白发，提示了我们，在这片林莽间，走过了我们的青春岁月，走过了我们如黛的青丝，

走过了我们浓着淡着的日子。如今三官庙石头的台阶透出了青苔，山梁上那棵枯死的倒树化作了齏粉，我们也老了，但毕竟还没有老到不能动弹的份儿上，跟同龄人比，尚属佼佼，梁启慧至今仍能背着相机穿梭于高山密林，灵巧地在溪涧的过水石上跳来跳去，我也能背着行囊在高低低的山路间，从这个保护站走到另一个保护站。能有这样的心态和体魄，是秦岭的馈赠，是大自然的恩典，这使我们对秦岭永远充满憧憬，充满激情，充满无限的依恋。我把秦岭看成是承载我生命历程、存留人生记忆的重要地方。我活了多少年，只在这里我才学会了如何理解脚下这片土地，理解生命和山岭的是是非非。秦岭洗净了我的心肺，给了我泪下的感动，让我以平和的、生命的、包容的视角贴近生活，审视人生，并且深深地陷了进去，这份恩情无以为报。

我已经喜欢上了山林的安静清澈。

在山里，我永远坦然而快乐。



叶广芩和梁启慧走在铺满落叶的山道上





人神共处三官庙

梁启慧

1982 年的新年刚过，我进山了。

这条路注定是不平坦的。

三轮摩托车刚到偏崖子就窝在了雪里，任凭你怎么推，它只是拼命嚎叫却不肯前行半步，荒山野地，无人可求，只好弃车徒步了。

凉风垭是进入保护区的门户，海拔有 2150 多米，到了凉风垭就正式进入保护区了。一条小路牵着我游走在茫茫竹海里，青竹如织，密不透风，头顶是一棵棵千年古树，树上挂满了厚厚的青苔，仿佛在诉说生命的沧桑与悠远。路旁的小河里是一层厚厚的冰，冰下是若隐若现的河水，偶有露头的地方，一汪清泉比孩子眼睛还要清纯。林地上是雪，平整圆润的雪面泛着淡淡的蓝光，给人以梦幻的感觉。但偶尔一串串深浅大小不一的动物足迹划破了这绝美的意境，它也清晰地告诉我：你已走进了一个神秘的野生动物王国！

三官庙恐怕是十分之一比例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，是秦岭大山杳杳里的杳杳，距离西安有二百多公里，最近的公路也有十多公里。地虽偏远，却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，因为它是佛坪保护区核心地带的一个保护站，又兼作大熊猫野外研究基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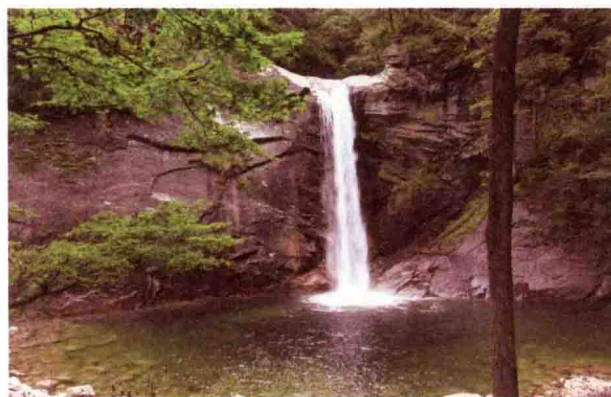
三官庙先前是座庙宇，何时损毁的，当地老人都说不清了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到建站时只空留一个地名。保护站的房子是在原来庙的基础上建起来的。房子是新的，沿用了原来庙的名号。这倒真有点意思，过去是敬奉神灵的地方，现在成了生物科学研究基地，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，两种格格不入的东西在这里走到了一起。建站时挖出来三尊神像，无处供奉，这让站上的领导颇费心思，随便处理了吧，这是对地方文化的不尊重，原本就是人家的地盘，强龙不欺地头蛇！最后只好委屈他们端坐在窗台上。当地人说他们分属天官、地官、水官。好在没有分管野生动物的官，不然的话我们的身份就不好摆了。过往行人，还真有人像模像

样地供上香火，烧些纸钱，虔诚地祭祀一番，管不管用，只有敬奉者心里知道了。

人神共聚一处，他们管天、管地、管水，我们管这里的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，职责明确，神行神是，我尽我责，互不相扰，倒也和谐。

三官庙是一个仙境一样的地方，群山环抱，林茂竹修，古木参天，清泉飞瀑，烟霞蒸腾，鹿鸣鸟叫。

保护站有几十间房子和蛮大的一个院子，随着山势高低错落平铺在一个山间盆地上。站上连临时工算在一起，也才六个人，平日里除了出差的，回局的，也就几个人了。白天大家各忙各的事，每到晚上清静得与庙无异，除了风声、水声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野兽的吼叫，有时连你的心跳也能听得出来。静寂通灵，感觉灵魂就悬在高处，俯视着自己的躯体，审视自己每天的行为，不需要敲击木鱼，不需要青灯黄卷，也能将你带入无欲无求的境界。



- 1 三官庙
- 2 三官庙保护站的夜晚
- 3 三官庙附近的瀑布

十七个鸡蛋做了一锅汤

叶广岑

1986年，我到佛坪保护区采访，第一站先到岳坝保护站。我从佛坪县乘汽车，翻了一架高高的山峰，有人说叫土地岭，也有人说叫迷魂岭。迷魂岭真够迷魂的，公路弯弯曲曲向上，汽车轰轰吼叫着吃力攀爬，从车窗往下看，层层公路肠子一样在山坡缠绕，我数了数，竟能看到八层之多。走这样的山路，车上三分之一的人在晕车，大部分人呈迷魂状态，真是名副其实的迷魂岭啊。翻过山梁，车在一个叫秧田坝的地方拐向西北，沿河谷上行二十几公里，到达了岳坝。

岳坝是个乡，人口有限，穷乡僻壤，风景秀美。西头有保护站，站上四个员工，三个去巡山了，只有站长张全林和炊事员老陈在。下午，保护区的书记杨德夏也来了，张全林就让老乡从老乡丈母娘家买来鸡蛋和一只鸡，款待我和老杨。农民把东西搁办公室说，鸡蛋十七个，母鸡四斤七两，言外之意是得照数付钱，不能含糊。炊事员老陈是汉中城固人，厨艺欠精，只会做汤。他用全部鸡蛋做了一锅鸡蛋汤，还放了大量黄花、木耳，材料浪费得厉害。那只鸡，单独清煮，欠火候，很有原生态的味道。老陈五十六岁了，当时三十多岁的我足可以叫他一声“大叔”。这个人很有个性，有点主观，很耿直。岳坝站下头有“花房子”，是何氏人家留下的豪宅，据说何氏财路来得诡异，发得迅猛，败落也飞快。何氏后人已无从查找，空留下一片宅院，既雕梁画栋又断壁残垣，兔从狗窦入，雉从梁上飞，庭院烟迷衰草，室内地长青苔，破败得真够可以的。在这里我感到了时光的轻盈，房子的灵魂似乎已经抽空，好像一阵风也能把它旋上虚空。有关花房子的鬼故事很多，我后来几次去过那里，日影斑驳，青苔腻滑，在空洞的、满是陈腐气息的烂旧中行走，总觉得阴风缭绕，鬼哭咻咻，丝丝缕缕的风让人后背一阵阵发凉。那天晚上花房子前头场子演电影，山区有放映队来，是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老乡们早早都去占地方了。老陈不去看，我问他为什么不去，他说花房子闹鬼，他不想和鬼

打交道。我站在门口问夹着小板凳去看电影的农民，今天演什么，回答说“穆桂英与梁山伯”。

包括老陈在内，全是不沾边的十八扯。

但是在他们中间我却感到真实、世俗、安稳、守成、诙谐。在秦岭深处，永远的生机盎然。

第二天，张全林给找了当地农民胡金德做向导，说好七点来站上，八点半了还不见人影。出去一看，原来早来了，在大门外头蹲着呢。从岳坝到大古坪保护站要走三十里地，老胡领着我们沿岳坝北边小路翻越大梁，一通猛爬，我浑身都湿透了。上了梁顶，来不及停留，小路立即直下，陡峭得让我收不住脚，很多时候得抓着路边的树往下出溜。老胡背着背篓，抡着一把锋利砍刀，一路小跑，我提鞋掉袜子地使劲厮跟着，走得很狼狈。走了许久，道路终见平缓，我这才喘了口气，想喝水，没有，那时候还没有瓶装矿泉水一说。老胡说，喝山水就行，我就趴在石头间撅着屁股喝水，那模样很像是狗。路边有花，野百合，看在眼里鲜艳夺目；有果，苦糖果，吃在嘴里酸甜泛苦。道路绵长并不寂寞，老胡说他不久前在山里捡过一只小熊崽子，用背篓背回家了，小崽很淘气，吱哇吱哇地叫唤，很可爱，开始还以为是迷失在草窠里的小猪娃，仔细一看是熊。现在想起来很后怕，那大熊说不准就在附近，没迫着他跑就是万幸。我对淘气的小熊很向往，一路上都盼望着，也希望自己能碰到一只玩具一样的熊崽子，可惜没有……

我第一次进三官庙保护站，见到了那凹形的平房和那宽展的庭院，院里绿草如茵，北边站立着一个篮球架子，风吹雨打，架子有些歪斜。朝东的窗台上摆放着两尊石头佛像，本应是天、地、水三尊，其中一位不知到哪里云游了，剩下两个忧郁寂寞地坐在那里，披着不知哪位进献的红斗篷，呆呆地看着保护站院里的年轻人来来往往。

有神有人，有屋陇有竹林；有云有月，有静谧有激情，我喜欢这个地方。

在三官庙，我住在神像身后的房间里，晚上睡觉，想的是窗外有佛爷站岗，一切应该安好，民间房梁上常贴有“姜太公在此，牛鬼蛇神退位”的帖，现窗外就站着本地尊神，该比姜太公更直接更管用，一宿的好睡是必然的。睡到下半夜，林中风起，初淅沥以萧飒，忽奔腾而澎湃，